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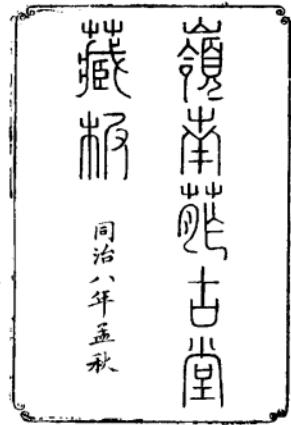
中央檔案館整理



評點二十四史
第四卷 三國志 晉書(二)

中國檔案出版社

三國志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闕帝之謚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日久諭旨

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版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靈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濶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

上三國志注表

上三國志注表

三

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竝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願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竊鑑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纘旣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殢翰墨不足以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

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
上

三國志目錄

魏書

一卷

武帝操

二卷

文帝丕

三卷

明帝叡

四卷

齊王芳

五卷

陳留王奐

六卷

高貴鄉公髦

七卷

夏侯淳

八卷

武宣卞皇后

九卷

文昭甄皇后

十卷

明憲毛皇后

臧洪陳容

八卷

公孫瓚

張揚

弟恭

張繡

九卷

夏侯淳

曹仁

子肇

曹休

子誕

丁謐

桓範

畢乾

夏侯尚

子玄

曹洪

曹真

子爽

何晏

鄧

陶謙

公孫度

子康

見淵

康子

張燕

張魯

臧洪

陳容

荀彧

子曄

孫禮

荀攸

張範

弟承

國淵

涼茂

王脩

田疇

邴原

管寧

胡昭

十八卷	張遼	李典	李通
徐晃	于禁	臧霸	張邵
十九卷	呂虔	龐涓	許褚
	典韋	母姬親	文聘
	龐涓	閻溫	張恭
	母姬親	恭子就	恭子就
二十卷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龐惠
武文世	豐愍王昂	相鄉王臻	
王公	鄧哀王昂	彭城王據	
	中山恭王袞	沛穆王林	
	燕王宇	濟陽懷王亥	
	陳留恭王袞	范陽閼王矩	
趙王幹	王峻	臨邑鄧公子勤	
楚王彪		樊安公均	
穀城夷公子乘		都戴公子勤	
靈驥公子京		剛驥公子勤	
廣宗鴈公子棘		上	
樂陵王子茂			
北海悼王蕤	贊哀王勣		
東海定王岱	東武陽懷王鑒		
鄆王岱	元城哀王禮		
	清河悼王貢		

蜀書

三十一卷

二

劉焉

劉璋

三十二卷

先主備

三十三卷

後主禪

三十四卷

二主
妃子

先主甘后

先主穆后

後主敬哀后

後主張后

先主子永

先主子理

三十五卷

諸葛亮

子喬
董厥
樊建

三十六卷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法正

龐統

三十八卷

許靖

糜竺

孫乾

簡雍

三十九卷

董和

劉巴

四十卷

劉封

彭羕

三國志目錄

八

董允

陳祗
黃皓

呂乂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四十一卷

八

楊儀

霍峻

王連

向朗

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四十二卷

九

杜微

周羣
張裕

許慈

孟光	來敏
譙周	李譲
尹默	卻正
四十三卷	
黃權	
呂凱	
王平	
張嶷	
李恢	
馬忠	
張嶷	
費禕	
蔣琬	
劉敏	
子威	
姜維	
三國志目錄	
九	
四十五卷	
鄧芝	
宗預	
廖化	
吳書	
張翼	
楊戲	
王闢	
衛繼	
常播	
四十六卷	
孫堅	
四十七卷	
吳主權	
四十八卷	
三嗣主	
孫亮	
孫休	

朱據	五十八卷	陸遜
		子抗
吳主五子	五十九卷	
孫登		
孫和		
孫奮		
孫慮	六十卷	
孫霸		
孫霸		
賀齊		
呂岱		
周鲂		
全琮		
陸凱		
弟肩		
胡綜		
徐詳		
劉惇		
是儀	六十二卷	
潘濬		
鍾離牧		
潘濬	六十一卷	
六十三卷		
吳範		
劉惇		
趙達		
六十四卷		
諸葛恪		
滕胤		

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
家兵法名曰接要又不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
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悟武子將曰若問開門之將日
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豪雄太祖大笑曰年二十舉孝
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尉曹勸傳曰太祖初入
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
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硕叔父夜行即殺之京
師斂斂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威疾之然徵拜議郎魏書
不能免於是亦遷頓丘令徵王允曰卿其無以爲也太
祖從妹夫應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事
復徵拜讓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閭官反
爲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
人壅塞其言甚切憲帝不能用後詔書曰昔上書論奏
州縣政理無效民爲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那
州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爲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
陷毀太祖疾之是因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
諫說三公所舉之奏專回避威成之意上天子感寤以
亂華得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尙貴勢歷期相不見舉聞太祖至咸皆免小大驚怖姦宄遁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染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神之奉祀止絕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紀官吏自此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魏書曰臣專朝貴戚恣意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忤性怒於是羣臣禍遂乞留宿衛拜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

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賤滅矣遂怒斥蕃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以攸等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勅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舊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臣之位內因外有霍光與卿同欲之勢昌邑卽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之譖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義者之易得觀當今之難諭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邪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

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荀太后
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
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
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

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

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

過故人成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過夜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已遂夜殺之既而懷嫌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日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世語曰中牟是時人見拘於縣

操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

卓遂殺太后及

四

魏志卷一

四

魏志卷一

五

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雄記曰韓字文節梗川人爲御史中丞董卓屯舉海酸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獲得移請諸司事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也冀然之冀然於冀州之右者也功未有在冀州之後者也

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豫州刺史孔伯英說卓云仙公結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玄充州刺史劉公籍能清談高論虛朴吹生

岱岱劉岱之兄河內太守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

開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

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爲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

諸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

書曰匡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邈金吾胡母班

太守橋瑁英傑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

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超舊遺於太尉紳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庶儔事在超集英雄記曰紹後用邈爲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勦濟北相鮑信

學者惟舌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濟北相鮑信

見子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勳傳

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

事見吳志兄

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衛屯南陽仲尼傳曰岱字仲尼諱名瞻字仲尼仲尼傳曰岱字仲尼諱名瞻字仲尼

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

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

西將據成皋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

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

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

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皇據放倉塞轍轍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八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焚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創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銓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

魏志卷一

六

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眾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也今紹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累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自西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曰今袁公勞盛兵強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固誅滅之二年春紹禦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督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縛賊固等註申隨反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縛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

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太祖曰吾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行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駐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殺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河西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爲寇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將李催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

魏志卷一

七

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等往牧若逆以牧州必寧生民免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爲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胄親廻將士明勸賞罰衆乃復奮承間討擊賊日夕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

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遺今更迷載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會戰圖。鬻禽獲。賊乃退走。會張良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鄧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

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關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守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劭迎不設備。謙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妻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閨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葬墳。吳書曰。太祖於泰山。華費。重百餘兩。閭鄰。遣都尉張闡將騎。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啓於陶謙。故伐之。夏使荀彧程昱。

魏志卷一

八

第七志卷一

九

守鄧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鄒。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鄒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邑。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帝或程昱保鄧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鄧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袁籍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不知是誰。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

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緒與陳宮將萬餘人來。

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攻麥在者，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謀，必入伏中引軍也。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臨兵，望之悉乘黑色步騎，並進大鼓之樓。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遼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役。兗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魏志卷一

十一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夏侯淵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揚奉別屯梁大祖。遂至洛陽，衛京都，還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錄尚書事。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

驚出輶轍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張璠漢紀曰：魏書曰：於是公遣人守陴，悉在兵壘浮河東，停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昴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鄆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闕，與熒惑合，金火交食，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焉。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天子之東也。奉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襄祖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天下無耕種，諸軍並起無

魏志卷一

十二

終歲之計，儻則先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麻，袁淵在江淮，給蒲蕷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失定國之術，在於糧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田定西域，此於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官所在積數征伐，四方無逋糧之勞。遂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所乘馬所中傷，頽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頽及足，并中公右臂。公故免而昂遇害。公乃引兵還舞

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

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

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

世語曰舊制三
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袁術欲稱帝於淮

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

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

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

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

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

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

魏書曰臨清水祠亡將士獻獻涕流涕衆皆感傷

自南征至宛

表將鄧濟據湖陽

魏志卷一

三

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

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

獻帝春秋曰袁紹卒謂公云田豐

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公將引還繡兵來公

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

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

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

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

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

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

公曰虜逼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

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爲

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譖進

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

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

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

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

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城霸孫觀吳敦尹

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

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

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謹

魏志卷一

三

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謹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

老母在彼可去謹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

遂亡歸及布破謹生得衆爲謹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

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魏書曰袁紹

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誣之

公曰當今天下士崩瓦解豪傑並起繡相君長人懷快

快各自爲之如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

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

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放棄繡之魯而

羣情以灰如何乞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隙異深

懷怨望臣松之以爲楊彪亦曾爲魏武所困幾至于死

孔融竟不免於誅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

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震殺楊壯固又殺

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大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渦曹

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

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大城交戰大破之斬

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教倉

以魏種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種孝廉兗州

叛公曰唯魏種且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公怒曰種不南

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旣下射大生禽種公曰唯其才

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旣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

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

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

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旣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

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

忠飢乏敵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妻子伯爲荊州遣迎北
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
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歎人因
從駕出行令辟取冢間謫繫著忠馬鞍以爲歡笑

廬江太守劉勲率衆降封爲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

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

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

孫盛爲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無非實也
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作書

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

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屬志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

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

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

羽降。羽歸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

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

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

少不敢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

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

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

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

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

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望之曰可五六